

胡適文集



適之

2

散文
游记
传记

胡適文集



2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目 录

散 文

名 誉	3
归国杂感	8
易卜生主义	16
文学的考据	34
不朽	36
欢迎《新声》	46
爱情与痛苦	47
研究室与监狱	48
少年中国之精神	49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54
辜鸿铭(一)	59
辜鸿铭(二)	60
新生活	61
提高与普及	64
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	68
黄梨洲论学生运动	69
《吴虞文录》序	72
《林肯》序	76

祝《白话晚报》	82
宣统与胡适	84
序《胡思永的遗诗》	86
孙行者与张君劢	92
差不多先生传	95
读书	97
漫游的感想	106
人生有何意义	120
《小雨点》序	122
五四运动纪念	126
名教	135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	146
考作象棋的年代	154
《人权论集》序	156
《书舶庸谭》序	158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162
《王小航先生文存》序	178
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	181
“旧瓶不能装新酒”吗？	186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190
纪念“五四”	194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	204
《藏晖室札记》自序	210
《文史》的引子	215
“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	217

青年人的苦闷	222
《胡适留学日记》重印自序	227
《师门五年记》序	229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232
《齐白石年谱》序	236
《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序	242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244
《日本的幽默》序	249
大宇宙中谈博爱	253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	256
《师门五年记》后记	261
找书的快乐	262
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	268
《四进士》戏本	274
为陶冷月的画所写的跋语	277
我的车和我的车夫	278
《茶花女》的小说与剧本	282

游 记

庐山游记	287
南游杂忆	313
平绥路旅行小记	355

传 记

四十自述	367
------------	-----

自序	367
我的母亲的订婚	370
九年的家乡教育	382
从拜神到无神	398
在上海(一)	407
在上海(二)	419
我怎样到外国去	435
逼上梁山	450
先母行述	478
许怡荪传	483
李超传	494
追悼志摩	505
追忆曾孟朴先生	514
丁在君这个人	517
高梦旦先生小传	527
教育家张伯苓	531
怀念曾慕韩先生	538

散 文

名 誉^{*}

我这白话的第四篇，说的是名誉。

这个“名誉”从那儿得来呢？原来世界上的事，无论什么事，都有个是与非。有了是非，那行的是的人，自然人家都称道他，赞美他，这种大众的赞美，那便是名誉了。反过来说，那为非作歹的人，自然大家恨他骂他，那种笑骂，便是诋毁了，便是不名誉了。这个“名誉”和“不名誉”都是从天下的公是公非上发生出来的，狠有价值的。何以狠有价值呢？因为我们做人的人，断不情愿给人家笑骂的，一个人要是做了不名誉的人，给天下人唾骂，那还有什么乐趣呢？那就生不如死了，所以这“名誉”与“不名誉”于我们身分上，是狠有价值的。你看那有名誉的人，便是流芳百世，那不名誉的人，便要遗臭万年，这“名誉”二字，可不是极有价值的吗？

看官，我来问你，你想那历史上的大英雄内中有个班超，他带了三十六人，到西域去，辛辛苦苦，东讨西征，逾葱岭，迄县度（山名），辛苦了二十二年，征服了西域五十余国，这不是一位大英雄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是：“死无所名，非壮士也”，说：“一个人要是糊糊涂涂的死了，没有一点儿好名誉留

* 本篇最初发表于1909年1月《竞业旬报》第三十八期。

在世上，那便算不得丈夫了”，照他这话看起来，可见得班超一生的事业，全都是这“名誉”二字发生出来的。如果班超没有这一点“名誉思想”，他少年时给人家做奴才，替人家抄写抄写，一样的有饭吃有衣穿，何必投笔从军作那万里封侯的妄想呢？这是一个极爱名誉的大英雄。我来问你，你想那历史上有一位孔子，他生平劳劳碌碌，东奔西走，总想寻一个机会，做一番惊天动地济世安民的大事业，到了后来，人老了，头发也白了，他还要做了许多书来劝人，这位孔子自然是一位大圣人了。他也曾经说过一句话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的意思，和那“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一句话，一模一样的意思，照这话看来，这位孔子，他生平的事业，虽说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是那位孔子，终究是一位狠爱名誉的了。看官，这是一个爱名誉的大圣人。

上面所引的二句话，一句是一位圣人说的，一句是一位英雄说的，可不是我做报的人杜撰出来的；列位可以知道那“名誉”是人生万不可少的了，所以我今天，便来说“名誉”。

我们做了一个人，堂堂地立于天地之间，吃了世界上人的饭，穿了世界上人的衣，正应该轰轰烈烈做一场大事业。活的时候，千万人受他的恩惠，死的时候，千万年纪念着他的名儿，那才不愧做了一辈子的人呢！你看我们历史上那许多英雄义士圣贤女杰，那一个不是轰轰烈烈做了一场，那一个不是历史上记载着，那一个不是小说上称述着，那一个不是戏台上扮演着，那一个不是妇人孺子纪念着，羡慕着。列位，这些人的名誉，何等光荣，何等尊严。你再看外国历史上许多英雄贤圣义士杰女，非但是历史记载着，非但是小说称道着，非但是戏台

上扮演着，生的时候，已是铜像高高地竖着，颤颤巍巍，高出云表，受了无数无数人的瞻仰称赞羡慕崇拜，死的时候，肉身死了，消灭了，然而这些铜像，仍旧是巍巍地矗立在那里，千年万年，地球一日不坏，这些铜像一日不灭，那些英雄贤圣义士杰女的英名总不得埋没。列位，这些人的名誉，何等光荣，何等尊严，我们也是一般堂堂地做了一个人，难道不该做到这个地位吗？唉！难道我们便不配受这个光荣吗？

我说到这里，我想列位看官，总该也晓得羡慕那名誉了，但是在下还有几句话，要告诉列位。外国有一句俗语，道：“上帝可以把样样东西赐给我们，但是我们须要拿出相当的价钱”。我们中国也有一句俗语叫做“一分钱，一分货”，说大凡我们若要买一件好东西，总须出大价钱。唉！买一件东西，尚且要出相当的价钱，难道这种极尊严极光荣的名誉，就可以空双手白白地得来吗？所以我望列位如果要想得那种好名誉，一定先要拿出大价钱来，那名誉的价钱，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不过劳苦两个字，我们只晓得班超是一个大冒险家，却没人想到班超所受的劳苦，要是班超不吃那种辛苦，他能得这种大名誉吗？我们只晓得荆轲是一个大侠士，要是荆轲不吃那殿上刺秦王不中被杀的苦趣，他还能得这种大名誉吗？我们只晓得木兰是一个女豪杰，却没人想到那木兰所吃的辛苦，要是木兰不肯吃那十二年代父从军的苦楚，他能得到这种大名誉吗？我们只晓得李白杜甫等是一班大诗人，却没有想到他们那种“读书破万卷”或是“吟成一个字，捻断数根髭”的苦况，要是他们不受那种苦况，他们能得这种大名誉吗？我们只晓得某人是忠臣，某人是义士，某人是烈士，某人是高士，却没

人想到那些人所受的殉国死义殉节守身种种艰苦，要是他们不受这种种艰苦，那里能得这种大名誉呢？还有那外国许多豪杰，那更不消说得了，自然个个都是把极大极大的艰苦去买那千秋万岁的名誉的了。

以上所说的比喻，那一种名誉，不是用那大价钱买来的，他们所用的价钱便是勤苦。只有现在我们中国的同胞，名誉呢，大约总是爱的，但是总没有人肯出大价钱去买。做皇帝的张着口，垂着手，想做尧舜；做官的，伸着手，封着口，却想做周召管乐；读书的，读一部《古文观止》，便想做韩退之；读一本《千家诗》，便想做杜工部；喝两杯酒，便想做李太白；做生意的，一丁不识，两手空空，却想做陶朱公；做工的，砍两下斧头，便想做鲁班；做女子的，稍微认得几个字，便想做曹大家苏若兰；你想这些人他何尝不爱名誉呢？不过是出不起那种大价钱，怎么能得那种大名誉呢？所以我这“名誉”说的第一句要紧话，并不是单要人家爱名誉，是要人家把许多的勤苦劳力去求那名誉。

我说到这里，我又害怕起来了，我怕列位看官听我说那“名誉”是要把劳苦去买的，我恐怕列位从此把这“名誉”的心思，都灰冷了，那么我可不成了“名誉”的大罪人了吗？所以我狠巴望列位千万不要如此，列位务必要把那好名的心肠，鼓励起来，在家的时候，便要做一个大孝子；在一村，便要做一个乡的表率；在一国，便要做一个大爱国者；生的时候，便要做一个人人钦敬的大伟人；死的时候，便要做一个人人崇拜永永纪念的大英雄。列位，同胞，那才算不愧这堂堂七尺之躯呢！那才不愧做了一辈子的人呢！

我说到这里，我又害怕起来了，我怕什么呢？我想起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有名无实”，怎么叫做有名无实呢？譬如一个人，面上是要做孝子，口头上也是孝子，其实他所行的事，差不多都是忤逆不孝的，不过徒有一个孝子的名儿罢了，这便是有名无实。又如那班假志士，嘴上天天讲爱国，其实他们所行都是些媚外辱国的事，这也是有名无实。诸如此类，都叫做“有名无实”。这种行为，都是欺人的手段，都是极卑鄙的。我所讲的名誉，都是要人家实事求是，把勤苦去换来的名誉，断断乎不愿列位做这种卑鄙的行为，列位须要认得分明呵！

古语道得好：“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说三代（夏商周）以上的古人，个个人都能守他的天职，做他的本分，所以那时的人，没有一个人想那虚名的。到了三代以后的人，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个个都只晓得顾自己，没有一个人，肯顾公益的，更没有人肯顾国事的，所以不得已才借这个名字，把来鼓励天下的人。后来世界越发不好了，到如今，连那名誉都不顾了，天下人笑他也不顾，唾骂他也不顾，一身的名誉，一家的名誉，祖宗的名誉，子孙的名誉，甚至于祖国的名誉，一塌刮辣仔，都不顾了，都不顾了。你看那茫茫大地，莽莽中原，要想寻一二个好名的人，竟都不易得了。唉！唉！唉！这便是在下做这篇“白话”的用意了。唉！

归国杂感*

我在美国动身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对我道:“密斯忒胡,你和中国别了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真个是一日千里的进步。你回去时,恐怕要不认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国了。”我笑着对他们说道:“列位不用替我担忧。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太快,我们留学生回去要不认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几步,又退回几步。他正在那里回头等我们回去认旧相识呢。”

这话并不是戏言,乃是真话。我每每劝人回国时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国时,并不曾怀什么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横滨,便听得张勋复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国已住了四个月了,所见所闻,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

*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

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我十三岁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已成了老脚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却还是他们在台上撑场面。这十三年造出来的新角色都到那里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举鼎观画》。那祖先堂上的布景，岂不很完备？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头儿的书信，就此跨马加鞭，却忘记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进士》。台上布景，明明有了门了，那宋士杰却还要做手势去关那没有的门！上公堂时，还要跨那没有的门槛！你看这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在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做戏；装上了二十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旧手脚！这不是一副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内地住了一个月，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两件大进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台”的纸烟，居然行到我们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扑克”牌居然比麻雀牌还要时髦了。“三炮台”纸烟还不算希奇，只有那“扑克”牌何以会这样风行呢？有许多老先生向来学 ABCD 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扑克”来，也会说“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这些怪不好记的名词，何以会这样容易上口呢？他们学这些名词这样容易，何以学正经的 ABCD 又那样蠢呢？我想这里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思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为新思想没有“三炮台”那样中吃罢？ABCD 不容易教，恐怕是因为教的人不得其法罢？

我第一次走过四马路，就看见了三部教“扑克”的书。我心想“扑克”的书已有这许多了，那别种有用的书，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专去调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

学哲学的，自然先寻哲学的书。不料这几年来，中国竟可以算得没有出过一部哲学书。找来找去，找到一部《中国哲学史》，内中王阳明占了四大页，《洪范》倒占了八页！还说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与天地合德”的话。又看见一部《韩非子精华》，删去了《五蠹》和《显学》两篇，竟成了一部“韩非子糟粕”了。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又看见一家书目上有翻译的萧士比亚剧本，找来一看，原来把会话体的戏剧，都改作了《聊斋志异》体的叙事古文！又看见一部《妇女文学史》，内中苏蕙的回文诗足足占了六十页！又看见《饮冰室丛著》内有《墨学微》一书，我是喜欢看看墨家的书的人，自然心中很高兴。不料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旧作，不曾改了一个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国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书，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这件事还可以使人乐观。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说，看来看去，实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说。有人对我说，如今最风行的是一部《新华春梦记》，这也可想见中国小说界的程度了。

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后来我寻来寻去，只寻得一部吴稚晖先生的《上下古今谈》，带到芜湖路上去看。）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叫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把些《九尾龟》《十尾龟》来充饥吗？

中文书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调查现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

书籍。看来看去，都是些什么萧士比亚的《威匿思商》，《麦克白传》，阿狄生的《文报选录》，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师》，欧文的《见闻杂记》，……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内中有几部十九世纪的书，也不过是欧文，迭更司，司各脱，麦考来几个人的书，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习，竟连 Bernard Shaw 的名字也不曾听说过，不要说 Tchekoff 和 Andreyev 了。我想这都是现在一班教会学堂出身的英文教习的罪过。这些英文教习，只会用他们先生教过的课本。他们的先生又只会用他们先生的先生教过的课本。所以现在中国学堂所用的英文书籍，大概都是教会先生的太老师或太太老师们教过的课本！怪不得和现在的思想潮流绝无关系了。

有人说，思想是一件事，文学又是一件事，学英文的人何必要读与现代新思潮有关系的书呢？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我们中国人学英文，和英国美国的小孩子学英文，是两样的。我们学西洋文字，不单是要认得几个洋字，会说几句洋话，我们的目的在于输入西洋的学术思想。所以我以为中国学校教授西洋文字，应该用一种“一箭射双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时并教。例如教散文，与其用欧文的《见闻杂记》，或阿狄生的《文报选录》，不如用赫胥黎的《进化杂论》。又如教戏曲，与其教萧士比亚的《威匿思商》，不如用 Bernard Shaw 的《Androcles and the Lion》，或是 Galsworthy 的《Strife》或《Justice》。又如教长篇的文字，与其教麦考来的《约翰生行述》，不如教弥尔的《群己权界论》。……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日本东京丸善书店的英文书目。那书日上，凡是英美两国